

◇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4月的一个清早，朦胧中梦见李晨初先生。隐约记得梦中我曾大致对晨初先生作此高论：“人生有三座大山需要翻越，先生已成功跨过第一座，眼下正攀登第二座，当战而胜之……”至于到底是哪三座大山，醒来后我反复追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倒是朱自清先生在《背影》中的一段文字，不仅突兀地凸显在我的梦中，醒来后还清晰地浮现于脑际：“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流下来了。”我想了又想，到底无从破译这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深意。

晨初先生与我父亲同龄。回想起来，我至今只见过他两面。一次是四五年前或更早，我和邵双平去塘栖莫罗松家喝酒，午后一两点钟吧，晨初先生从临平赶过来。那时我们年轻，又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春天要排毒，因为“千金难买春头泻”，我曾不信，但这个春天，让我对排毒心服口服。

我的好胃口一直是人人羡慕的，经历了疫情，我更相信，吃好，一切都好。老爸也常说，他去看中医，每次医生必问的三个问题是：胃口如何？睡得好吗？排便如何？三连问中，是否吃得下首当其冲。老爸胃口好，但一吃饭，老妈就要给他“拉手刹”：“少吃点，看看你的体重。”但对我和我的两个孩子，老妈是截然相反的法：“你们要多吃蛋白质，人小新陈代谢快。”哈，在老妈眼里，我依然是小人，所以我总不受限制地敞开了胃口，大吃一通，我从不减肥、也不压制自己的食欲。

但这一切，都在今年3月，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一周的大鱼大肉连续“作战”后，我的胃和睡眠先给我敲响了警钟，也算是应了那句老话——胃不和则卧不安。不过当时，我并没多想，只认为自己是累过头，每晚都过了睡得着的点。
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，那是个周日的早上，吃下半只粽子后，我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。那天，强撑着送女儿有友打了乒乓，陪儿子

文学艺术离不开模仿。模仿是我们最简单最便宜的一条捷径。

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，说东施看到西施不仅人长得美，走路也像舞蹈，特别优雅，于是，东施便跟着学，可越走越难看。因此，模仿不是东施效颦。

书法必须临帖。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临王羲之或颜真卿，惟妙惟肖，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。可是一旦创作起来，却不成样子。这只能说明模仿能力强，创作水平低。去年，书法界有两个人获奖。后来发现，他们的作品是模仿的，结果取消了获奖资格。模仿只能作为一个人进取的方法，一种手段，却不能作为产品。

在制造业，中国人历来模仿能力超人。当然如果违背知识产权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模仿不是剽窃。

美术有一个芥子园画谱，那也是告诉我们，画画从模仿开始。

有一次，我在外地谈诗歌创作感想。我说，模仿是一个人必须要走的路。毛泽东喜欢李贺的诗，偶尔就来一次模仿：“雄鸡一唱天下白，万方乐

清露新桐

是酒后，晨初先生诚恳地听我们漫无边际地谈了近个把小时，如今想起，犹感惭愧。另一次有三四年了吧，在杭州市作协一年一度的新春茶话会上，我曾与他立谈了四五分钟。还有就是前年年底，我因胃肠不适住院，晨初先生其时因病手术后出院不久，曾几次打来电话问候，让我的心中平添许多温暖。好在这些年来，几乎每年都能获读晨初先生的大著，他虽自谦“以朴朴实实的笔调，写平常常的人生”，在我却是如闻其声、如见其人，在备感亲切的同时，更有一份受益良多之沉醉。

我醒在窗外传来的清脆的鸟鸣声中，忽然明白了晨初先生名字的出处。在《世说新语·赏誉第八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王恭和王忱原先很是友爱，后来受到袁悦的离间，以致造成嫌隙隔阂，只是每逢有所感触而兴致激发，王恭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念王忱。

排毒记

小友上了钢琴课后，我彻底歇菜了。午饭晚饭都没吃的我，浑身无力，一量体温，38℃。这可把我吓坏了，正是甲流高发季，家有二娃，我千万得挺住。没有呼吸道的症状，我感觉可能一切还是源自吃和睡。好在家有藿香正气水，连吃了两天，退烧了。

俗话说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，我这莫名其妙的发烧，连续地睡不着、吃不下，是不是身体“满”了？“春天勿忘排毒。”我想起了这句天山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倪欢欢常对我说的话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看来，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，我也得给身体排排毒“减减负”。

本以为排毒是件复杂的事，没想到过程很快。据说，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背上各有一个腧穴与之相对应，位置大体与相关脏腑所在部位的上下排列位相近。排毒针灸主要是对背部进行针灸和拔罐，整个过程不超过20分钟。针刺时，有点疼，倪医生夸我能忍痛。前有吃不下睡不着，这点针刺的

王恭曾在服食五石散后，一口气走到京口的习射之所，“于时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，王恭深情地注视着这纯粹美好的一切，想起王忱，说：“王大就是这般鲜明生动。”后来的李清照，大约也被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所描述的温润光景迷住了，所以将其整句搬进了她的《念奴娇》中。从晨初先生的大著《叶落故园》中可以知道，他的父亲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完成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古典诗歌常识》《古典诗歌选读》等书。可以想象，李清照词中明媚的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，这沉静而热烈、活泼而庄严的美，一定曾深深打动过他那历经沧桑的心，于是，那从六朝经由北宋在晨光中闪烁至今的晶莹露滴，那千百年来在初春的风中一派清新的轻盈桐叶，被提纲挈领，成为晨初先生的大名。

在4月令人怦然心动的清早，我想到晨初先生或者还不知道自己名字中这由来已久的美好，不觉十分得意与快慰。祝福晨初先生。

痛能算什么。针刺“打通”背部的脉络后，就开始拔罐。几分钟后，我的背“现了原形”，据说排出的淤血还在罐子里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，在医生眼里，我简直可以作为“反面教材”。看来前几个月的新冠加上后来的大吃大喝，让我受伤不浅，体内囤积大量营养物质的同时，也堆积了一个冬季的毒素。排完毒，我体验了神奇的“一身轻”。那天，我吃晚饭，胃口恢复了，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趁热打铁，两周后，我又去了一次，这一次，不忍直视的背，好了很多。

春天，也是养肝排毒的好时机。倪医生还告诉了我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多拍打腋下。《黄帝内经》云：“肝有邪而沉于两腋。”也就是说，凡是肝郁气滞，肝气不舒等疾病，毒素往往淤堵在两腋下，平时我们可用拍痧板来拍打两腋窝促进肝毒素排出。当然，我也要改掉晚睡的恶习，让身体可以每天根据生物钟排毒。

我想，那句和减肥有关的话，也许可以这样改写一下：三月四月不排毒，五月六月徒伤悲。这个春天，认真给身体排个毒吧。

水那相得，孤鸾照镜不成双。天下真成长会合，无胜比翼两鸳鸯。”二三两句几乎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一是写鸭，一是写鸳鸯。这两首诗明显不在一个层次。黄庭坚虽然是模仿，却有脱胎换骨之妙。徐陵的诗语言朴实真诚，由衷赞美鸳鸯始终不渝的相亲相爱。黄庭坚借来题画，只是稍做改动，不用修饰，没有雕琢，意蕴更丰富，境界更高远。

黄庭坚的《黔南十绝》有七篇与白居易的《寄行简》，几乎到了抄袭的地步，实在看不出高妙之处，还有三篇也只是稍做改动。这不是两个灵魂的相遇，而是给人一种死乞白赖的感觉。这就有些张狂了。《酉阳杂俎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，姬妾百余尽骑，香气数里，逆于人鼻。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，瓜尽死，一蒂不获。”张狂如此是作死。

我以为模仿和创作，是寒瑟瑟的秋江之上，两只小小的野鸭静静地相依相偎，浮而入梦，那份甜蜜，那份温馨，那份安闲自在，自可以超然物外。但模仿和抄袭仅一步之遥。

两鳧相倚睡秋江

奏有于阗。”你看李贺的《致酒行》：“我有迷魂招不得，雄鸡一声天下白。”可这种模仿，境界和情感是不一样的。李贺的天下是指时间，毛泽东的天下是指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的那个天下。一个“声”，一个“唱”，不仅动作不同，情感的差异也非常大。无疑，毛泽东的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，境界高得多。

我看见柳子厚拖着病恹恹的身体，被谪柳州，还在那里闲扯：写文章就要参照《谷梁传》，让文章思路开阔，有气势；要跟《孟子》《荀子》一样，说理透彻精当；要学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，泼墨酣畅淋漓，行文妙笔生花；要参照《史记》，语言优美，简洁精炼。他说的参照，其实就是模仿。

黄庭坚有一首题画诗《睡鸭》：“山鸡照影空自爱，孤鸾无镜不作双。天下真成长会合，两鳧相倚睡秋江。”与南朝徐陵的《鸳鸯赋》是何其相近：“山鸡近

◇ 文坛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